



開創新派武俠小說之先河

金庸

筆走江湖

風起香江

「文化名家 香江足跡」系列五

今年是金庸誕辰100周年，從年初開始，香港和金庸的故鄉海寧陸續舉辦多個紀念活動。10月30日是金庸辭世6周年紀念日。他留給世間的武俠小說作品，依然是影視改編熱門，常演常新。

70年前一場在港澳的比武熱，金庸以此為契機，開始在《大公報》子報《新晚報》連載武俠小說《書劍恩仇錄》，開創新派武俠小說之先河。香港文學館館長潘耀明表示：「金庸對香港貢獻巨大，香港幫他打開了面向世界的文化窗口。」

大公報記者 劉毅

金庸創作作品

玉上以金絲嵌着四行細篆銘文：「情深不壽，強極則辱。謙謙君子，溫潤如玉。」乾隆笑道：「如我不知你是胸襟豁達之人，也不會給你這塊玉，更不會叫你贈給意中人。」這四句銘文雖似不吉，其中實含至理。

《書劍恩仇錄》

世上哪有十全十美之事。一個人千辛萬苦的去尋求一件物事，等到了手，也不過如此，而本來拿在手中的物事，卻反而拋掉了。

《笑傲江湖》

男子漢大丈夫，第一論人品心腸，第二論才幹事業，第三論文學武功。臉蛋兒俊不俊，有什麼相干？

《天龍八部》

他強任他強，清風拂山崗，他橫由他橫，明月照大江。他自狠來他自惡，我自一口真氣足。

《倚天屠龍記》

只有真正深情之人，那些天生具有至性至情之人，這樣的兩個男女碰在一起，互相愛上了，他們才會真正的愛惜對方，遠勝於愛惜自己。

《神鵰俠侶》

話雖是這般說，可是煩惱之來，豈是輕易擺脫得了的？倘若情絲一斬便斷，那也算不得是情絲了。

《雪山飛狐》

天地四方為江湖，世人聰明反糊塗。名利場上風浪起，贏到頭來卻是輸。

《俠客行》

莽龍蛇傳》已連載完畢，而作者梁羽生正在北方與同門師兄中宵看劍樓主「切磋武藝」，因此「寫稿之責」便落在了金庸的肩上。金庸記得編輯為催稿，特意派一名工友坐在他家等，說「9點鐘前無論如何要一千字稿子」，不然明天報紙出來，副刊版面「將有一大塊空白」。

雖然時間緊湊，卻也催生生花妙筆——金庸首部新派武俠小說作品《書劍恩仇錄》誕生。隨後一直在《新晚報》上連載，坊間讀者爭相買來報紙閱讀，一時洛陽紙貴。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陳平原在《千古文人俠客夢》一書中介紹，新派武俠小說在香港的流行，金庸作品之受人歡迎，與當時香港報章對武俠小說寫作者的支持不無關聯。

而作為一個南來文人，金庸也在創作的武俠小說中寄託了對於家鄉的難愁，《書劍恩仇錄》就是以其家鄉海寧作為創作背景，當中寫到乾隆皇帝的身世之謎，就源自家鄉一個有關乾隆的傳說。而這種情結，在內地影評人毛尖眼中，是一個其作品中比較普遍的現象，「金庸的《書劍恩仇錄》以及其之後的不少作品，都有對江南，諸如嘉興等地的描述。」

上世紀50年代末，金庸又創作了《射鵰英雄傳》和《雪山飛狐》，後者也是在《新晚報》連載發表。

設「金庸館」常年展出

1963年，金庸開始發表《天龍八部》，創作視野從中原、江南擴展至邊塞，通過蕭峰、段譽、虛竹等人的俠義故事，帶領讀者「遊覽」大江南北。

「俠之大者，為國為民」是金庸賦予其筆下英雄的精氣神，他本人在香港回歸祖國這個歷史大事件上作出了重要貢獻。1981年，鄧小平會見金庸。1985年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宣告成立，金庸作為委員之一，任基本法政治體制起草小組的港方負責人兼經濟體制起草小組成員。不僅如此，他還曾在1988年與查濟民共同提出「雙查」方案。

1994年，金庸正式宣布退休，但他退而不休，熱心公共事業，2000年獲特區政府頒發最高榮譽大紫荊勳章。晚年好學不倦，2005年往英國劍橋大學深造，2010年完成劍橋大學博士論文，被授予榮譽院士和哲學博士學位。

2018年10月30日，金庸在香港養和醫院過世，享年94歲，當時民間悼念活動眾多，送別者都表示了對金庸的不捨之情。

「金庸館」於2017年在金庸支持下於香港文化博物館建立，長期展出金庸的各類展品，令更多人了解金庸其人。

今年香港文化博物館還舉辦「俠之大者——金庸百年誕辰紀念，任哲雕塑展」，吸引逾40萬人到場參觀。

寫作風格 中西兼容

在金庸的武俠小說中，通過巧妙的情節設計，從古至今的文化故事、名山大川、武術、中醫、圍棋等，都成為了故事主人公日常的一部分，比如《天龍八部》中的「珍瓏棋局」就成為了一個推動情節的設定。潘耀明指出，金庸的作品，蘊含豐富的中國優秀傳統文化，而這些通過散布在海內外的讀者群，成為鏈接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間的橋樑，有助推動中國文化走向世界。

在潘耀明看來，金庸的小說在傳統文化的基礎之上，又吸收西方文學的敘事技巧，「他受法國作家大仲馬影響，再加上西方的遊俠故事等，都讓他有了新的啟迪，世界觀也更寬闊。」他認為，金庸作品「中西兼容」的寫作風格，令其作品得以廣泛傳播，走向全世界。

「金庸是屬於香港的瑰寶。」潘耀明說：「他對香港貢獻巨大，香港中西文化合璧，令其視野更加開放。如今，他的作品在世界範圍內擁有眾多的華人讀者群，還被翻譯成了多種語言。」

潘耀明表示：「金庸作品的廣泛傳播，不僅為外國讀者提供了解中國文化的窗口，也讓更多的人對中國的歷史、哲學和價值觀有了更深刻的認識，中國文化的價值觀和學理理念得以傳播到世界各地。」

曾夢想做外交官

金庸於1924年生於浙江海寧，書香門第的世家令他奠定了優秀的中國傳統文化根基。1947年，金庸應聘並成功進入上海《大公報》，成為一名國際電訊翻譯。「這之後，金庸就被調到了香港的《大公報》。」潘耀明表示。1948年，金庸因復刊後的香港《大公報》缺少人手，而被調往香港工作，擔任《大公報》香港版國際電訊翻譯。

金庸從內地來到香港，初來乍到，他以「還比較落後，有點到了鄉下地方的感覺」形容當時對這座城市的感受。而這次工作的調動，也讓他與這座城市結下了深厚淵源，足跡遍布皇后大道中、北角英皇道、山頂道1號等。

「金大俠」最初的夢想其實是做一個外交官，在香港工作期間，他多次在報章發表有關國際關係的文章。1949年11月15日，《大公報》刊登了他所寫《從國際法論中國人民在國外的產權》評論文章，以法律角度分析中央人民政府接收國民黨政府財產的合法性。

1952年，金庸由《大公報》轉入子報《新晚報》任副刊編輯，以「姚馥蘭」和「林歡」等為筆名撰寫影評，發表在《新晚報》的「下午茶座」專欄。不僅如此，他還為電影劇本，20世紀50年代初給長城電影公司寫了《絕代佳人》《蘭花花》等劇本。首次使用金庸這個筆名的文章，則是1953年6月在《大公報》刊登的《羅森堡案驚人的原始證據——一張螺旋形腳桌子》。

在小說中寄託鄉愁

1954年1月，趁武術界太極派掌門人吳公儀和白鶴派掌門人陳克夫在澳門比武引發熱議，當時的《新晚報》總編輯提議寫武俠小說。金庸曾在一篇名為《漫談〈書劍恩仇錄〉》的文章中回憶當初被「拉」來寫作武俠小說的軼事。當時，《草



▲查良鏞（金庸，右）與梁羽生（左）同樣愛好琴棋書畫，經常對弈。



▲1984年版TVB電視劇《鹿鼎記》，梁朝偉飾演韋小寶。



▶香港文化博物館的「金庸館」展廳一隅。



▶1955年2月8日，《新晚報》刊登金庸的《書劍恩仇錄》首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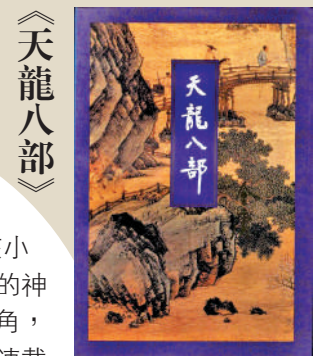


▶金庸（查良鏞）。

《書劍恩仇錄》是金庸創作的首部長篇新派武俠小說，1955年首次發表在《大公報》子報《新晚報》，奠定其文學地位。主要以清乾隆年間紅花會反清鬥爭為背景，圍繞乾隆皇帝與陳家洛二人間的矛盾而展開，他倆既是有手足之情的兄弟，又是不共戴天的仇敵，一個是滿族皇帝，一個是反清組織紅花會的總舵主。故事設定融合了金庸故鄉的一個有關乾隆皇帝的傳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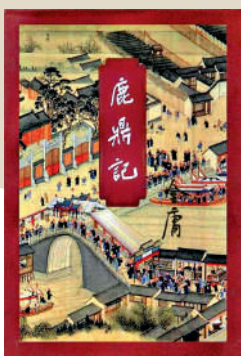


《書劍恩仇錄》



《天龍八部》

《天龍八部》於1963年首次發表，是金庸筆下魁宏複雜的一部武俠小說作品。創作初衷以佛教的神話生物象徵，譜寫8個主角，各自成章最後交織為一。連載時逐漸發展成多線敘事、伏筆綿密的群像連續劇，以大理段氏、姑蘇慕容、蕭峰身世為核心，前後達30年的家仇國恨的史詩悲劇。本書橫跨地域廣闊，牽涉民族與個人的深刻情感矛盾。



《鹿鼎記》

《鹿鼎記》開始創作於1969年，是金庸新派武俠小說創作的封筆之作。故事以清代社會歷史為背景，主要講述了出身市井的痞賴少年韋小寶，因機緣巧合捲入江湖和皇宮的紛爭之中，憑其智謀周旋於各方勢力之間，是一個反傳統英雄的故事。

金庸在港足跡



《書劍恩仇錄》